



远离情感的吸血鬼  
爱上不完美的自己

### 《情感吸血鬼》



[美]克里斯蒂娜·诺尔斯·鲁普 著 乔泓 译  
成都时代出版社

有着迷人的外表，外向的性格，体面的工作，甚至在人际圈里还有不错的口碑，他们的可怕只有与之保持亲密关系的人才能觉察。他们善于用隐蔽的攻击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对方的软肋使其内疚和自责，习惯拐弯抹角地逃避问题，害怕无聊和平静的生活。情感吸血鬼们，靠着吸食他人的感情和能量滋养自己，却把对方的人生搅得粉碎，给对方造成不易察觉的、长期且致命的创伤。

作者系统探讨了情感吸血鬼的特征和手段，并告知善良的人如何识别并彻底远离情感吸血鬼，重建健康的人际关系和自由的自己。

### 《书香万里：“红沙发”高端访谈录》



李忠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

“红沙发高端访谈”是全民阅读热潮中颇为引人关注的创意，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有影响力的活动，它不仅是我国全民阅读中一道亮丽吸睛的风景，更是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做出的一份卓越贡献。

本书精选了2015年以来的“红沙发高端访谈”文章55篇，其中参加访谈的有出书人（出版社）、写书人（作者）、读书人（读者）、卖书人（书店和经销商）、评书人（媒体人及书评人）等，张炜、迟子建、刘慈欣、曹文轩、蔡志忠等对话其中。名家云集的访谈，不仅有深厚的文化韵味，也有浓浓的中国风格，即为全民阅读鼓与呼，也在茫茫书海中为读者导航，内容丰富，值得大家阅读。

### 《真正的接纳，就是爱上不完美的自己》



[美]爱丽丝·博伊尔斯 著 李昀译  
斯坦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如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人，要么因自己的性格缺陷而自卑不已，要么终其一生都在徒劳无功的证明自己。只有学会接纳自己，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能够真正迎来人生的蜕变。

作者从人们最不容易接纳自己的几个面向：思维模式、自尊、亲密关系、工作与金钱入手，帮助人们重新建立对自身性格的认知。首先，你会了解到任何一种性格特质都有两面性，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看到性格中不好的成分；其次，你会了解到如何扬长避短，尽可能地改善自己的行为模式；最后，你将能够接纳自己，从此摆脱因恐惧、焦虑、罪恶感或不安全感所导致的自我厌恶行为。

### 《艺术创世记》



[英]奈杰尔·斯皮维 著 盛夏 译  
中信出版社

本书是BBC纪录片同名图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艺术通识读本，贯穿从穴居人时代直至今日的人类艺术史，它带你亲历人类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个个神奇瞬间，堪称图像艺术版的《人类简史》。

看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艺术史专家如何揭示艺术起源的真相。

人类如何创造艺术？艺术如何塑造人类？人类创造力、好奇心的源头在哪里？

人类的艺术史，也是想象力的历史：“在想象中，我们可以追溯时间的长河；在想象中，我们可以一览世界的全貌。凭借这样神奇的力量，我们得以领略在这个星球上曾经发生的一切。”

（晓阳）

# 呼延云：为推理小说安装“中国芯”

本报记者 曹 翱

近来，呼延云以其对传统推理小说的全面突破和锐意变革“异军突起”，被誉为“华语推理的革命者”。

2009年，呼延云以《嬗变》出道，这部推理小说凭借诡谲的情节、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成为当时热门之作。随后，呼延云创作了《鸟盆记》《黄帝的咒语》《复仇》《凶宅》等多部长篇侦探小说。

从第一部小说出版至今，10年时间，呼延云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对社会的关注度日渐丰厚，他以其对推理小说的锐意变革与创新，收获了大批推理迷的拥趸。

### 纯粹的诡计设计师

板凳要坐10年冷，在成名之前，呼延云的创作之路并不顺利。第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毁灭》投了23家出版社，被退稿了23次，“那时候我都质疑自己还能不能再当作家了。”

最令他难忘的是201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回家路上，苦苦等待两年的新书终于收到了出版社的消息“有机会出版，但需大删”。对于当时的呼延云而言那是唯一的机会，“难过了一下午，回到家中便开始删改工作，无论如何，也得让小说面世。”那天下午，他反复听着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主题曲，“就像电影的主题一样，我不能放弃。”

这种对推理小说写作纯粹的执着成就了今日的呼延云，10年间，呼延云发表了7部长篇推理小说。

“呼延云是我10年出版生涯里见过的对写作最有信念的那种人，写推理小说就是他的命。”网剧《心理罪》总制片人吴又评价道。

“在小说中，有两处细节错误了，不知您看出来了没有？”在和记者谈到“真相推理师”系列的收官之作《凶宅》时，呼延云突然反问记者。呼延云对推理小说的执着不仅体现在笔耕不辍上，更体现在其对

小说中细节的考量和纠结。“科学和逻辑是推理小说的核心精神，好的推理小说要经得起考据。”

作为“中国本格推理第一人”，呼延云的“真相推理师”系列是国内原创本格派推理小说中销量最高的。所谓本格派指小说注重耐人寻味的诡计和破朔迷离的情节，不注重写实，通过逻辑推理的形式引导读者一同抽丝剥茧去揭露。

诡计是呼延云小说的心脏。他在小说中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个“不可能”的犯罪现场，他习惯于从现场环境中的最小物体出发，引出背后庞大的逻辑网络。就像《嬗变》开头的“那块骨头”；《凶宅》则缘起于无意间发现的一枚指甲……

“写作推理小说构思和布局时，要犹如指挥打仗一般，量力而行。”他直言对于当下的推理小说作家而言，原创并不简单。“原创推理小说难写，推理小说发展已经有100多年了，在今天如果有一个作品，能写出一个全新的诡计、全新的结构、全新的思路，几乎已经不太可能。”

### 为推理小说安装“中国芯”

在《凶宅》中，作者描绘了大雨滂沱的夜晚，省城唯一“凶宅清洁工小组”突遭劫持，劫持者向警方提出挑战：4个小时内，他将胁迫清洁工小组连续清凶三座没有破案的凶宅，警方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勘查现场，破获此案。

翻开小说，夹在书中的一张《凶宅清洁工工作须知》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这份《工作须知》中罗列了本书援引和参考的古籍书目，从古代风学到史料笔记再到笔记小说，有一百多本。

呼延云对记者讲道，《凶宅》可以说是《叙诡笔记》相辅相成之作，在《酉阳杂俎》《宣室志》《履园丛话》《坚瓠集》等古代笔记中含有很多关于凶宅的记录，这些记录如果单独看只是一些恐怖诡异的故事，但如果放在一起参照着看，就会发现，其中有一整套关于凶宅辨识、清洗、驱凶、化吉的知识，而且如果与正史对照，其中很多凶宅里发生过的恐怖事件是有迹可循的，并非文学上的杜撰。

从《嬗变》《黄帝的咒语》到《凶宅》，传统文化成为呼延云小说的基点。如《黄帝的咒语》选取的是《黄帝内经》《洗冤录》中的文化，还有来自扁鹊、张仲景等人的丰富医学知识；《镜殇》选取的是中国传统生活中非常有特色的镜子文化……

自幼熟读古代经典和笔记小说，说起古代经典著作和笔记小说呼延云信手拈来。在创作小说的同时，长期在媒体开设“叙诡笔记”专栏，已写作近百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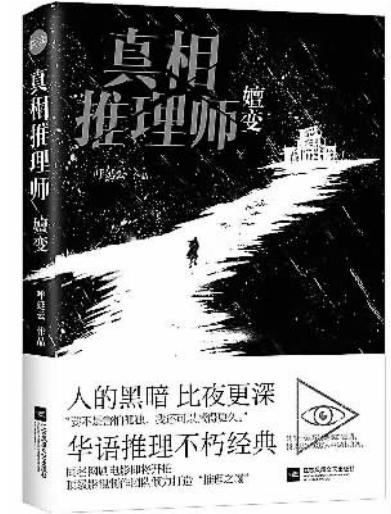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传统记录下来。但为推理小说安上‘中国芯’不是简单引用古书中的话或将背景设定在古代，让人说的半白半黑的语言。”呼延云认为，创作中国人的推理小说，要在小说中植入中国文化的内核，传统文化“碰撞”现代科学，让读者认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如果平时有兴趣，花一年左右的时间，去专门针对一个古代文化的项目进行研究，然后再把它写进来，这样就会使作品多一些文化元素，读者认可度会更高一些。”

### 让推理小说长出“社会眼”

推理小说的诞生与人文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1841年爱伦坡发表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篇推理小说以来，推理小说就以人的尘世生活为中心，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着力刻画复杂社会背景中的人性。作为推理小说家，呼延云自不例外。

评论家点评呼延云小说是“本格派之形，社会派之神”。媒体人何殊人评价说“这个推理师有点鲁迅的味道”，“类型小说从市场角度是迎合读者的，是一种大众消费的精神麻醉剂，鲜见对社会的思考。(呼延云的)小说揭示的是一个艺术化了以后的社会公共话题，希望读者们在读完以后，能够跳出小说，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现实，去关注身边的小世界。”

“类型小说的创作要多为读者考虑，一个好的题材就能吸引读者，所以写作推理小说时，题材先行。”呼延云的小说，选择的题材都是那时那地热门、关注度高的社会问题。《嬗变》关注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问题；《复仇》中关注的是校园欺凌问题；《黄帝的咒语》描绘了贩卖人体器官的人贩子；《凶宅》反映的则是当下最热门的房地产话题……

呼延云做过的10年的报社编辑，记者在外国人看来这是稳定的职位，但对他而言，却成了禁锢的牢笼，他只能利用工作之余写作。2009年，第一部小说出版的那年，他决定辞职，同事劝他挽留他，告诉他“别胡闹”。

虽然离开了报社，但记者这份职业留给他的，是保持对现实冷静分析与批判的习惯，这份习惯延续到了他推理小说的创作中。在写作《凶宅》时，除了大量笔记小说的援引，他还采访过大量房产中介，对中国房地产业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小说才以凌厉的笔触，揭露了凶宅之凶在于人性的真相。

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美雨评价呼延云时指出：“精神危机、信任危机等已经成为当代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呼延云小说中揭示的这些问题从肉体、精神、社会等层面出发，从各个角度解剖着当代人的精神危机、信任危机。这种解剖，虽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至少是个警醒。”



## 说一说小说的阅读

### 冷荞麦

文学作品，通常指的是小说，应该如何阅读？这是一个宽泛而不适于言谈的话题，个人的心态和目的总是有差异的，一定要给出一个一般化的程序，或者标准，显然就太矫情了，且有点不合时宜。

不过，假如我们别太较真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阅读小说所得到的启示，在追寻故事发展，以及角色代入，或以旁观者位置观察的时候，个人的视野，个人看待文学叙事的心思其实是一样的。有时候，个中的感触可能还有着巨大的分野，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反馈给读者的信息是有层级的。

我们不妨就人们惯常地表现出来的，关涉小说的评价来看，比如书评。虽然绝大多数的读者不会将“书评”写成文字，但每个人都会对阅读后的书籍构建相应的评述——通常更多的是在心里的评价，如像故事是否有意思，情节是否吸引人……书是不是“好看”之类。

因为工作的关系，笔者接触过多种样态的文学批评，就此来斗胆分析吧。

就个人观感而言，绝大多数书评是简单乏味的。强调一下，这样来说没有蔑视的意思。大多数关于书的评价实际上是内容的介绍，是对作品的一般简介。这种读者对书的认知是一个层级——他们可能只是以阅读和记忆故事来消磨无聊的时间。如果读完书后记忆里仅有出版商推销的说词，这个级别明显是有点低了。

进一步的书评可以称为评介，既谈及故事、人物和情节发展，也配合以相关的个人解析，既所谓夹叙夹议。再深入一个层次，把作者拉进来，以作者的经历来探析书写所暗示的意义。当

然，也可以不理睬作者的经历，以及那些因经历而塑型的（作者）价值观，直接把故事植入历史的语境，或现实的环境，来探讨社会、人生的意义（困境），甚至是关联读者生活现实的审视，诸如“与自己的对话”这种阅读评价。

当然，要是自己一个人觉得思想深邃，还可以像哲学家那样，把书带进幽暗的巷道，一手拿着光亮昏暗的蜡烛，一手举着书，让具体的情节和人物不再有清晰的影像，完全沉浸纯粹的精神世界，不停步于格物致知，而是在形而上的层面进行抽象的逻辑梳理，探索一般化的建构，既拷问人生（社会）的荒诞，又意图寻获和谐的路径，等等。

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我们常见的文字，评论的样式不止于此。这里，仅只是站在读者的立场来看待——完全忽略了文学家、批评家解构、建构，甚或是语义之类的东西。我们要说的是这些对书的评价所展示出来的阅读层级，是就大众阅读而言的立场，指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小说）阅读。

简要举例可能更便于说明问题。

读过《荆棘鸟》的女士应该对“爱情”的印象极其深刻，很多人在阅读过程中忐忑不安地急切盼望神父的爱情不要停留在精神世界这一层，而是应该在行为上表达爱，要施爱于美女。当预期达成的时候（神父终于抑制不住地实施了亲密接触），那种欣慰有吗？然而，如果只是止步于此，我们说，那就仅仅是浅层的阅读，只有当你想到对神的爱，对人的爱，为什么不能和睦相融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去再次审视这部书。相信我，你也会因之而有意外的收获，因为你站上了更高的平台。虽然如此，但我们未必能得到人神之间爱欲冲突的答案——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

再一个例子。想来喜欢文学阅读的人多半

读过《堂吉·诃德》，而且都会觉得那个古怪的疯癫骑士太可笑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要是知道塞万提斯很可能把堂吉·诃德看作自己的拷贝之时，你还会觉得堂吉·诃德可笑吗？你会有想法吗？如果有，显然得回头再读《堂吉·诃德》。

回过头来想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去读那么热闹的网络小说？你有答案了吗？那些差不多是程式化的网络小说，如果你期望自己的脑壳不那么木讷，会不会觉得，基本上不大可能在网络小说这样不能成立的叙事中寻获意义呢？坦白说，这个事儿，极少翻看网络小说的我并不知道，这得你亲自去琢磨。

总之，作为阅读者，看完一本书一定会有一个评价，或简单的，好看不好看的想法，或进一步的，为什么好、何以不好的意见……即使你不去想，直觉判断一定是有的。相应的，不同的阅读“层级”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比如，真想在思想意义层面娱乐锻炼一下思维，在你的思绪蔓延（也许还有学习了解他人评价的加持）基础上，你可能就会再次回到经典中，或是思考反省，或是重头再读。如此，应该、必然就会有更多收获，诸如作者构思中有的，或者作者没想到，但人物故事本身蕴藏着的那些隐喻、象征，以及晦暗不明的追问，等等。

到了这种时段，经典著作就不再是作者的了，而是你的，是读者的作品。



## 《罪与罚》的经典魅力

### 林 颀

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现在，我正在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阅读体验。少年读《罪与罚》，觉得情节紧扣，气氛紧张，故事很好看。成年之后，更懂得寻找那些隐匿的细节、层次和内涵，更在意作家处理题材的手段和为何这样处理的原因，这些年的自身经历与阅读经验相结合，泛起不一样的人生况味。

从前，我以为拉斯科尼科夫有点软弱，还自相矛盾。他无力解决家庭经济窘况，又想避免妹妹杜尼娅为他牺牲而嫁给一个市侩，因而决定杀掉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他犹豫豫、思前想后，又跑回犯罪现场，以至于引起警探的注意，引起一连串的家庭与亲友的变故。而现在，穿透表层的感觉，我更关注的是人的双重品格，是善恶难分的道德，是人的良知在灵魂撕开的裂口之处的徘徊。

人的处境，是陀氏所有作品的核心，也是他的

毕生追问。孤独的、桀骜不驯的个人身处世界的大荒漠，对于“黑铁房子”的反抗从思想演化成了行动。许多因素构成了人物犯罪的动因，绝对贫穷是行为的出发点，更加潦倒的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所激发的同情心是强化剂，而作为大学生所接受的“超人哲学”的影响，为他的犯罪提供了打破不公正社会秩序的合理辩护。

《罪与罚》的所有人物几乎都有各自难以处置的困境，在既定的条件下，他们的想法与采取的行动将相互消耗或重新建立爱与拯救的机制，因果性的车轮在他们之间不断碾过，小说结尾，主角想，“一个人的内心蕴含着无限的生命源泉，足以滋润另一个人的心。”

如果说《地下室手记》确定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而《罪与罚》则表明了自由可能的可怕后果。

经典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它带来无限回荡的风声，不断产生回应。这部《罪与罚》（学术评论版）的版本很特别，小说后面附录了8篇书评。作者既有梅列日科夫斯基这样的白银时代大家，也有约瑟夫·弗兰克这样20世纪晚期的比较文学批评家，从不同角度全方位解读了经典，显示了阅读的启发和

多层次的理解。

梅列日科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不能读的：对它们需要体验，要经过苦难才能理解。”我想起纳博科夫关于陀氏和《罪与罚》的评价，他一向看不起老陀，认为《罪与罚》尤其糟糕，小说在道德上和审美的崩塌出现在拉斯科尼科夫与索尼娅共读《新约圣经》的场景。这段描写是有点简化，心理的转变显得突然，然而据此就认为“崩塌”，就过于武断了，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对苦难的体验与理解，仅仅是从修辞上做了考虑。

《罪与罚》对于当时俄罗斯社会的披露是很深刻的。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作家遭遇极度的厄运后诞生的，有着亲身的心理体会和生动的复刻，在人物形象、犯罪心理学、生命哲学、彼得堡的社会环境、底层百姓生活等方面都有细致的呈现，此外还承袭了古典的三一律和“名人诗学”，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意识和外部活动合力下的潜意识活动，更被认为是后来的意识流创作的起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艺术手法，值得我们一再回味。

